

一勺泼出美味生活

◎罗高

每当端起倾注自己手艺的一碗“陕西油泼面”，我的思绪瞬间能回到曾经八百里尘土飞扬的三秦大地，一群人端着大老碗坐在场院啜面的情景。

关中平原丰饶肥沃的土地，所产小麦筋道，磨出的面粉做面条入锅不烂，调到碗里嚼劲十足。陕西油泼面，讲究蒜要捣成泥状、葱要切成细花、辣椒要磨成粉末，加上豆芽、韭菜、青菜叶，把这些作料同配菜一起覆盖在煮熟的面条上，倒入香醋，再把油烧热往上边一浇，随着“滋啦”一声，扑鼻而来的香味立刻让人直咽口水。家庭版的油泼面多为手擀面，饭店里则多是扯面。经过一道道工序做好的油泼面，根据个人喜好，面可以扯得细如银丝、薄如纸片，宽如裤带、粗如木棍。“汤饼一杯银线乱，菱蒿数筋玉簪横。”吃一口面条爽滑有质感，附加青菜的糯软、葱蒜的香辛、红椒的香

辣，在热油的激发下，香气四溢，直击味蕾，合力奏响了一场璀璨绚丽的交响乐，给人全身心的抚慰。吃油泼面必不可少三大灵魂点缀，谓大蒜、香醋、喝面汤。面要用辣椒浸染，红得透亮、辣得够味，香醋酸而不冲，两者兼容酸辣劲爽，吸一口面，就一口蒜，末了，面汤一饮而尽，三下五除二，顿时额头浸汗，浑身舒坦，怎一个酣畅了得？

简单的油泼面却能给人如此独特的味觉享受，这和它厚重的历史密不可分。关中自古以来享有“金池汤城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国”的美称。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结合，孕育出最优质的小麦，也造就了陕西人爱吃面的秉性。油泼面是在周代“礼面”的基础上发



展演变而来的。秦汉时期称之为“汤饼”，隋唐时期叫“长命面”，意为下入锅内久煮不断，宋元时期又改称为“水滑面”。清代薛宝辰在其《素食说略》中详细说明：“其以水和面，入盐、碱、清油揉匀，复以湿布，俟其融和，扯为细条。煮之，名为楨面。”陕西人吃面必须用大碗来盛，一来为的是减少再

次盛饭的麻烦，二来碗大方便搅拌，让每一根面都能“雨露均沾”。陕西人渗入骨髓的吃面传统，不奢华、不夺目。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碗油泼面，大智若愚、大道至简般的红绿相杂、酸辣相伴，经过一声“燎扎咧”的本土方言诠释，吃的是陕西人宽厚、粗犷、豪爽的性格，吃的是实在、耿直、火热的待客之道，吃的是筋道、耐饥、酣畅淋漓的生活之美，吃的是憧憬真善美的文化传承！

周秦风

我的女红情

◎杨可萍

多长的线，想着这回不用总是穿针了。找到合适的位置下针，想着能够像母亲纳鞋底一样，“啵啦、啵啦……”拽它几十个回合。谁知道第一针就把我挫败了，长长的丝线在背面顺着劲儿打成一个死结，怎么也拽不动了。唉，没办法，揪掉重新穿吧。这回眼瞅着把线捋顺了，却重蹈覆辙，又打结了……我一针都没有纳下去，地上就已经揪掉了好几根丝线。

母亲过来看见了，好笑道：“灵人穿寸线，拙人穿丈线。”她把我的线扯掉，重新穿了一段一尺左右长的线，娴熟地下针，“啵啦、啵啦……”嘿，我一看简单，赶紧要回来自己纳，这不是挺顺畅么？线是不打结了，可是针却不听使唤，总是刺不到我想要的位置。于是乎，我的鞋垫上便出现了一行行至歪扭扭的图案，像小鸡踏在雪地上的脚印，乱七八糟的。母亲忙着自己手里的活计，瞅一眼说：“没事，熟能生巧，多练练就好了。”

母亲纳鞋底时，习惯把针拿在头上篋一篋，我也有样学样，试着在头发里篋针，不小心却扎到自己头皮了。不过有头发垫着，倒也

不疼。我专心地瞅着正面下针，一使劲，扎到背面的手指了，疼得直跳脚。

练手半日，又觉得母亲教的花样不好看，便开始自己研究花样。于是找来铅笔，在雪白的鞋垫上描画我想要的样子。画个荷花吧，步步高升。不行不行，花瓣画得太大，描不下了。还是画梅花吧，喜鹊登梅多好，结果画歪了，喜鹊像只小鸡仔，蜷缩在一朵单瓣梅花上，脚底位置余下大大的空白。于是我又找来橡皮，把描画的线条擦掉。就这样，我还没纳几针，鞋垫已经成了褐色。刚纳几针，我跟妹妹瞅着指甲花开得不错，像团团云霞灿烂，便商量着“捂指甲”。说干就干，立马扔下针线，去采摘指甲花，捣鼓半天才包好。母亲回来一看我俩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手指头，“得，你俩明天再纳吧”。就这样，我最终花了一个暑假的工夫，绣完了这只鞋垫。据说，隔壁姐姐的速度是两天纳一只的。

前几日回老家，在母亲的包袱里看见了它的身影，歪歪扭扭的针脚依然如故，又陌生又熟悉，这就是我唯一的女红作品，是以记录那些无忧无虑的青葱岁月。

的扎过刺着痂的手，想着忍饥挨饿晒太阳打来的枣被骗，那份对“崽娃子”的怨气愈加沉重地升腾起来。“孙娃，我屋里头还有半口袋，你去给巴婆过个秤，把钱算好，明早上我就卖了。”

短短的一段路说了长长的宽心话，刚走进巴婆家的门，就见一小伙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，看见我们回来，小伙忙站起来，脸上堆满歉意：“大娘，我给您把账算错了……”

夕阳将残破的戏楼影子拉得很长，村子中间房舍上的烟筒里又冒出了缕缕炊烟。坐在大门口，看着巴婆塞在手里的这把枣，青红相间泛着各自的光，看起来都圆滚滚的，吃一口在嘴里，有的酸，有的却是甜的。酸枣，像极了这人间烟火！

风物志

喜迎党的二十大 抒写身边新变化

征文选登(十八)

那些写进心中的幸福

◎胡庆军

从2012年到2022年这十年，是生活越来越温馨的十年，是见证了一个人、一个家庭和祖国日新月异的十年，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和梦想的十年……

这十年，也是祖国发展、强大，人民生活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十年。这十年，我为了生活，每一步走得辛苦而执着，但每一步都走得幸福而喜悦。
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烙印，十年，从饭桌上最简单的幸福到居住和生活环境的改善，对于我这个普通家庭来说，实现了“质的飞跃”。这十年，我生活的城市有了绕城高速、有了高架，我的住房从城市边缘的两室一厅搬进了中心城区的三室两厅；这十年，家里的汽车从十多万的手动挡换成了二十多万元的油电混合自动挡；这十年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刻进了我的心里……

十年，那些变迁的细节既牵系国家大计，又连接百姓生活，开启了每个人的幸福之门，聚合起亿万颗心。我知道我的生活如同大海里的一滴水，但也一样精彩在人民生活改善、命运转折、家庭变迁的万千故事中。每个人、每个家庭的幸福和温馨都有这个时代值得书写的民生进步，有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时代足迹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退休教

师，老人一直有记录工资收入和生活开支的习惯。翻开母亲这十年的记账本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里，是从精打细算到逐渐富足，时间的长轴里，账本成为母亲这十年书写的一部生活史书。母亲常说，现在生活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小家的生活变化折射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，也是老百姓日子蒸蒸日上、蒸蒸日上的一个缩影。

都说一叶知秋，这十年，我生活的城市许多老旧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进行了绿化改造，还对楼体外墙进行了重新粉刷，环境一下子优美了，走进小区，心情特别舒畅。很多小区内还增设了儿童游乐场所、老人休息的地方，让住在这里的居民都感到幸福、快乐。而社区网格员制度的建立更是方便了群众，也拉近了政府与百姓的距离。网格员能够及时、准确地传达政府的相关政策和信息，百姓也可以在单元楼群里表达自己的期望和诉求，网格员都及时把这些社情民意反映给政府的职能部门。

十年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；十年，回荡过历史涛声；十年，绚丽着美丽的风景。那些幸福花开的故事，已经写进亿万人民的心中。走过十年，三万六千五百五十个日日夜夜后，蓦然回首，你会发现：这巨变，就是你一天天亲身经历的。

乡村的味道

◎李小娟

太久没回家，再次踏上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，踏实的感觉又涌上心头。无论离开多久，不管何时归来，这里，都能抚慰我的疲惫与焦躁。

曾经长满杂树的路边，今日却是五颜六色。往日曾被杂草覆盖的围墙，现今则被各种有关桃花的诗词铺满。吴融的《桃花》，白居易的《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饮》，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，《诗经》中的《桃夭》……听过的，没听过的，在这小小山村的护墙上，都能看到。三十岁之前，没听过酒铺村与桃花的渊源。三十岁之后，我知道酒铺村有个桃花岭。现在，酒铺村的文化建设，处处围绕桃花做文章。桃花岭上有建筑，桃花岭中有典故，桃花岭下有传说，而且更是注重细节，乡村的小路边，围墙上也颇为用心。

村里的街道越来越干净，布局越来越人文化。水泥路四通八达，亭台花园随处可见。就连路边的篱笆，也是整齐划一的铁管组合。乡村的味道，在岁月更迭中越来越城市化。这样的变化，让人平添几分欢喜。正是午饭时间，然而天空看不到炊烟袅袅，那是厨房电气化普及的功劳。回到家中，与父母聊家长里短，说说村里的红白喜事。熟悉的人、陌生的事，从父母的嘴里飘进我的心里。很多人、很多事，对我来说既亲切又遥远。随着交谈时间的流逝，让我在这些唠唠叨叨中变得熟识起来。

傍晚时分，上灯了。山尖的余晖渐渐隐在天边，小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。路边白色的太阳能板，在山村的上空，幽幽地洒下一片白霜，照亮着乡村路……

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zw@163.com



从小到大，我都是后知后觉。当同龄的姑娘已经学会绣花、纳鞋垫的时候，我连扣子都不会钉。要知道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家，姑娘出嫁时，需要给婆家每人做一双鞋，还要放在嫁妆台上，供人评价：新娘子到底是不是“巧媳妇”，绣花、纳鞋垫这些基本功，可是姑娘出嫁时最大的体面。

母亲有着不错的女红手艺，绣的花草能闻到香味，绣的小鸟能唱歌，据说，几个姨妈的嫁妆都是她给绣的。多年以来，村里有姑娘出嫁，有媳妇进门，都会请母亲过去参谋参谋相关事宜。按说，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女红手艺应该不

差，可是我一直懒得学，心里嘀咕着：将来都穿皮鞋了，谁还做布鞋啊？

终于，在一个漫长无聊的暑假，母亲强制性地要教我和妹妹纳鞋垫。她拿出打好的格襖，剪成鞋的样子，每一层都用细白布包边，又在最上面蒙上一层白布，再用剪刀细细地刮平整。做好后的鞋垫，像是一张空白的画布，等着我大显身手。我和妹妹戴上顶针，端坐在小凳子上，煞有介事地拿起一只鞋垫，开始我们的处女作。

先选花样，母亲给我们每人起个头，让照着纳，说是先练针法。我学得穿针很费事，于是穿了足足有一米

酸枣

◎刘春宁

槐树林里遍地洋槐，可枣子沟却没有一棵枣树，这多少让我有些失望。

“你这个崽娃子……”我在院里闻声回头，一眼就望见“巴婆”手持一根长木杈，风一样掠过我家大门口，我疾步追出去，她的背影已经过了西殿门。一下午的时间我都在惦记着巴婆，倒不是好奇心作祟，只是觉得平日里温婉和蔼的老人，实在不该遇到什么糟心的事情。

巴婆住在老家东隔壁的隔壁，她的年纪没有婆大，但是辈分高，也是最能活跃这半条街气氛的老人。每次回老家，车子还没停稳，大老远就听到巴婆扯着嗓门喊：“我孙娃可回来了！”寻声找人，总能感受到她那张经年累月

被岁月拍打过的棕红色脸上的热情，还有庄户人与生俱来的坚韧和勤劳。给她一些不常吃的东西，也不推辞，转身就分给跟她同喝一口井水的几个老姐妹。巴婆重情，有一次搭我们的车赶集，前脚刚回来落地，后脚就到我家门口，利索地从她大衣襟下面掏出两根茄子塞到我手里，一个字都没说，摆摆手就走了。

半下午了也不见巴婆回来，我对先生说她拿着木杈出去追什么人了。先生惊愕，转身就出了大门，恰巧遇到了僵着脸回来的巴婆。未等先生开口，“我要是知道我孙娃在屋里，就叫你出来看个秤算个账。那个崽娃子，欺负我没念过书，给我说一斤

酸枣六块钱，十二公斤给我七十二块钱。我回去思量，前天半口袋酸枣卖了一百六十多哩，咋就能差那么多，一出来崽娃子就寻不见了，跑到大队去也没追上！”巴婆眼里盛着一团火，像吃了半熟的酸枣一样打着牙颤。

我好奇地问：“巴婆，枣子沟都没有酸枣树，你上哪打那么多的枣？”“我是跟村上几个你爷去沟边边、崖畔畔打回来的。早上去的时候背上口袋竹竿，带上馍馍水，几个人打的打、拾的拾，歇腰的空隙再把高处的割下来，坐地上慢慢摘。赶半下午回来，每个人都有半口袋酸枣，这些地方的酸枣大、分量足，但是刺也毒，你看我这手……”看着巴婆伸出来